

丙二 巧說

丁一 鈍根退席

五百比丘聞是深法，心不信解，不能通達，從坐起去。

丁二 退席因緣

戊一 迦葉說

爾時，大迦葉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是五百比丘，皆得禪定，不能信解入深法故，從坐起去。』

戊二 如來說

己一 現緣

佛語迦葉：『是諸比丘，皆增上慢，聞是清淨無漏戒相，不能信解，不能通達。佛所說偈，其義甚深。所以者何？諸佛菩提極甚深故。若不厚種善根，惡知識所守，信解力少，難得信受。』

增上慢：雖有所得，卻得少為足。有所得者，禪定之樂。

惡知識所守：痴守於惡知識所說的邪知、邊見。

己二 夙因

『又大迦葉！是五百比丘，過去迦葉佛時為外道弟子，到迦葉佛所，欲求長短。聞佛說法，得少信心而自念言：是佛希有快善妙語！以是善心，命終之後生忉利天。忉利天終，生閻浮提，於我法中而得出家。是諸比丘，深著諸見，聞說深法，不能信解隨順通達。是諸比丘，雖不通達，以聞深法因緣力故，得大利益，不生惡道，當於現身得入涅槃。』

以是善心，命終之後生忉利天：常謂或隨業、隨習、隨念而往生諸道。不可能因一善念，即可往生忉利天。

深著諸見：以「有所得」為證也，三輪未空。

以聞深法因緣力故，得大利益：深法當是指義理，而非聲音或文字。如屬聲音，則牛羊雞犬等亦可聞深法；但事實不然。如屬文字，則識字者皆

可聞深法，此亦不然。故如不能信解、通達即不是深法，即不得法益。當於現身得入涅槃：只有為「得法者」授記，那能為未得法者授記呢？佛法又不是宿命論？

丁三 如來巧化

戊一 聲聞不能教化

爾時，佛語須菩提言：『汝往，將是諸比丘來！』須菩提言：『世尊！是人尚不能信佛語，況須菩提耶？』

戊二 如來方便調伏

己一 現同分身行

佛即化作二比丘，隨五百比丘所向道中。

己二 起同分勝解

庚一 方便引發

諸比丘見已，問化比丘：『汝欲那去？』答言：『我等欲去獨處修禪定樂。所以者何？佛所說法，不能信解。』諸比丘言：『長老！我等聞佛說法，亦不信解，欲至獨處修禪定行。』

如來不但化現同樣的身分——比丘，而且還示現同樣的痼癖——重禪。

這即是「同事」攝也。

庚二 真實勸離

時化比丘語諸比丘言：『我等當離自高逆諍心，應求信解佛所說義。所以者何？無高無諍，是沙門法。所說涅槃名為滅者，為何所滅？是身之中有我滅耶？有人、有作、有受、有命而可滅耶？』

從「佛所說法，不能信解。」到「應求信解佛所說義」這轉變，也太快了吧！

無高無諍，是沙門法：以沙門，總稱「修道」者。以修道，當內銷而非外求。故不必比高下，不必起諍論。

涅槃名為滅者，為何所滅：是實有我者，將我滅已，名為涅槃？還是本無

我者，才能證滅？

諸比丘言：『是身之中，無我、無人、無作、無受、無命而可滅者，但以貪欲、瞋、痴滅故名為涅槃。』

若實有我者，豈能將我滅已，而證涅槃？

故為本無我者，以內銷貪、瞋、痴故，而證涅槃。

化比丘言：『汝等貪欲、瞋、痴，為是定相可滅盡耶？』諸比丘言：『貪欲、瞋、痴不在於內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；離諸憶想，是則不生。』

貪、瞋、痴，若是定相云何可滅盡？故貪、瞋、痴只是因邪見而有的妄想。

若斷盡邪見、離諸妄想，則不生也。邪見，即指我見也。

化比丘言：『是故汝等莫作憶想！若使汝等不起憶想分別法者，即於諸法無染無離；無染無離者，是名寂滅。所有戒品，亦不往來，亦不滅盡。定品、慧品、解脫品、解脫知見品，亦不往來，亦不滅盡。以是法故，說為涅槃。是法皆空、遠離，亦不可取。』

憶想：或說是「逸想、溢想」。對相的覺知，止於了別，如鏡照物；而不起實有見、不起貪瞋慢。

即於諸法無染無離：能了別其相，故非離。不起實有見、不起貪瞋慢，故非染。

所有戒品，亦不往來，亦不滅盡：不以攀緣心、有所得心而持戒。亦不以斷滅、頑空而持戒。

是法皆空、遠離，亦不可取：是法皆空，既不可取，亦不遠離。

汝等捨離是涅槃想，莫隨於想，莫隨非想，莫以想捨想，莫以想觀想。若以想捨想者，則為想所縛。

捨離是涅槃想：不以攀緣心、外求心而去思惟分別涅槃乃如何、如何？

莫隨於想，莫隨非想：想是攀緣、外求，非想是壓抑。

不起憶想分別者，或從定修、或從慧修。

從定修者，乃從守一著手，最高能證「無想定」、「非想非非想定」。以我見、我慢尚未降伏故，終將出定、再入輪迴。

從慧修者，乃從剝捨著手，最高能證「滅受想定」。以我見、我慢已降伏故，才能完全「不受後有」。

「莫以想捨想，莫以想觀想」：以想捨想，以想觀想，即為「修定」的思考方式。

若以想捨想者，則為想所縛：以修定者，都偏於寂樂無為。或為坐所縛，或為靜所縛，或為方法所縛。

汝等不應分別一切，受想滅定一切諸法無分別故。若有比丘滅諸受想得滅定者，則為滿足，更無有上。』

以上文句雖多，卻還未說：當如何才能證「滅受想定」。

如前述：乃以「剝捨」而能證「滅受想定」，尤其當「剝捨」的是我見、我愛、我慢也。

從中道的立場看「滅受想定」，乃還落一邊。何以故？只偏說「不取」，而未顧「不捨」。

若顧「不捨」者，即大乘所謂「無功用行」—於「無功用心」中猶能覺知、抉擇也。

云何於「無功用心」中，而猶能覺知、抉擇呢？其乃全方位、全自動的導航系統也。

當然「全方位、全自動的導航系統」也非一成不變的，而是得一再地更新、升級。

總之，還是不離「有功用心」的努力，才能有「無功用行」的成果。

故此時我們當努力的是「有功用心」的因，而非守株待兔地等「無功用行」的果。

丁四 受教得脫

化比丘說是語時，五百比丘不受諸法，心得解脫。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

丙三 密說

丁一 密論自證

爾時，須菩提問諸比丘言：『汝等去至何所？今何從來？』諸比丘言：『佛所說法，無所從來，去無所至！』又問：『誰為汝師？』答言：『我師先來不生，亦無有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從何聞法？』答言：『無有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從是聞法。』

汝等去至何所？今何從來？處所本自性空，故無所來，亦無所去！

誰為汝師？汝以誰為師？答云：以法為師。而法乃既不生亦不滅也。

從何聞法：從何而悟入法的要義？從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本來空幻而悟入也。

又問：『云何聞法？』答言：『不為縛故，不為解脫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習行何法？』答言：『不為得故，不為斷故。』又問：『誰調伏汝？』答言：『身無定相，心無所行，是調伏我。』

又問：『云何聞法？』乃問：以何動機而去聞法。

答言：『不為縛故，不為解脫故。』其實，這種答法乃犯了「以果為因」的錯誤。因未聞法前，實未悟也。

又問：『汝等習行何法？云何調伏汝？』答言：『不為得故，不為斷故。身無定相，心無所行，以是調伏我。』

不為得故，本無能得者也。不為斷故，諸法本不常不斷也。心無所行：本無能作主、抉擇之自心。

又問：『何行心得解脫？』答言：『不斷無明，不生明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為誰弟子？』答言：『無得無知者，是彼弟子。』又問：『汝等已得，幾何當入涅槃？』答言：『猶如如來所化入涅槃者，我等當入。』

云何不斷無明？諸相本來虛幻，不可斷也。

不生明故：不自以為見真相也。

汝等已得，幾何當入涅槃？答言：本不離者，何得再入？

又問：『汝等已得己利耶？』答言：『自利不可得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所作已辦耶？』答言：『所作不可得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修梵行耶？』答言：『於三界不行，亦非不行，是我梵行。』又問：『汝等煩惱盡耶？』答言：『一切諸法畢竟無盡相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破魔耶？』答言：『陰魔不可得故。』

若問：『汝是自了漢耶？』答言：『自了，不可得也。』

『汝等所作已辦耶？』答言：『所辦不可盡也。』

『汝等修梵行耶？』答言：『於三界不行，亦非不行，是我梵行。』不作意者，即不行。功德、相用不可盡故，亦非不行。

『汝等破魔耶？』答言：『魔是家親。』

保福清豁禪師

僧問：「家貧遭劫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能盡底去。」曰：「為甚麼不能盡底去？」師曰：「賊是家親。」曰：「既是家親，為甚麼翻成家賊？」師曰：「內既無應，外不能為。」曰：「忽然捉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內外絕消息。」

又問：『汝等奉如來耶？』答言：『不以身心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住福田耶？』答言：『無有住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斷於生死往來耶？』答言：『無常無斷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隨法行耶？』答言：『無礙解脫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究竟當至何所？』答言：『隨於如來化人所至。』

與空相應，即是奉如來，故曰：不以身心故。

『汝等住福田耶？』答言：『無有住故。』眾生雖以僧寶為福田，但僧眾者不能自認是福田。

『汝等隨法行耶？』答言：『無礙解脫故。』既一切是法，胡有行與非行？
汝等究竟當至何所？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萬里濡雲萬里天！

丁二 時眾開解

須菩提問諸比丘時，有五百比丘不受諸法，心得解脫。三萬二千人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